



双狮护佑

◎施敏

三角梅的灵魂

◎张士达

秋风里
那满满的记忆
挡不住蜻蜓的远去
远去的还有蝴蝶及声声蝉鸣
夹着那绵绵细雨

只见三角梅透露愁意
历经一个夜晚的抗争,无奈
落英满地
那是每一朵花的灵魂
仿佛飘过春天的梦里

回归故地
娓娓叙述
一个个童话的情节
那美丽
与沉沦无缘

走近刘禹锡

◎钱泽麟

“朱雀桥边野草花,乌衣巷口夕阳斜。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。”

中唐诗人刘禹锡的这首《乌衣巷》,运用简洁手法,形象地描写了乌衣巷的沧桑变化。诗人以秦淮河上朱雀桥旁的野草闲花,贵族住宅乌衣巷口的一抹斜晖晚霞,构成了荒凉冷落的意象,将读者引入一个“风物依旧,人事已非”的境界。

因为这首诗,笔者多次来到乌衣巷。记得20世纪60年代中期,乌衣巷还是一式的旧日低矮平瓦房,巷子狭窄,仅容行人步行。当然,千百年前的王导、谢安的豪华堂屋早已不见踪影,但燕子还在飞来飞去。真是“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”了。

90年代后期,看到的已是重建的具有民族风格的新街弄,“王谢故居”作为旅游景点对外开放了。

前不久再访乌衣巷,看到原来巷口的朱雀木桥不知何时已成钢筋铁骨之桥,水泥路面再也长不出闲花野草。如烟的水汽笼罩在秦淮河上,早已听不到过去商女“玉树后庭花”的歌声,耳边不时传来金陵特产盐水鸭的广告声声;没有一只鸭子能活着飞出南京城!

昔日堂前燕已难觅旧时梁木。就像《红楼梦》中《好了歌注》中所描写的:“陋室空堂,当年笏满床;衰草枯杨,曾为歌舞场。”这也许是一种必然吧。但悠悠秦淮河水却承载着当年王谢乌衣子弟的流风余韵,心口相传,永不泯灭。

也因为这首诗,笔者多看了刘禹锡的几句诗。“晴空一鹤排云上,便引诗情到碧霄”,“东边日出西边雨,道是无晴却有晴”,“千淘万漉虽辛苦,吹尽狂沙始到金”,“沉舟侧畔千帆过,病树前头万木春”都是诗人的名诗警句。刘禹锡才高八斗,诗扬千古。

又因为多看了几首刘禹锡的诗,知道他因写诗而惹祸,却因惹

祸再写诗。《戏赠看花诸君子》就是一首闯祸诗:“紫陌红尘拂面来,无人不道看花回。玄都观里桃千树,尽是刘郎去后栽。”因诗中有个“去”字,说明自己被贬离过,是不满情绪,又让那些趋炎附势、攀高结贵的阿谀奉承之徒抓住把柄,诬告他“心怀怨恨,诽谤朝政”再次遭贬。十四年后才被召回长安。他又在玄都观里题写了一首诗:“百亩中庭半是苔,桃花净尽菜花开。种桃道士归何处,前度刘郎今又来。”代表腐朽势力的保守派哪里去了?扬眉吐气的我刘郎又回来了!

刘禹锡被贬多次,贬地多处,这里只提和州(今安徽和县)。众所周知,他的名篇佳文《陋室铭》就是在那里写的。“铭”是古代刻在器物上用来警戒自己,或者称述功德的文字。比如座右铭、墓志铭等。

“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;水不在深,有龙则灵。斯是陋室,惟吾德馨。苔痕上阶绿,草色入帘青。谈笑有鸿儒,往来无白丁。可以调素琴,阅金经;无丝竹之乱耳,无案牍之劳形。南阳诸葛庐,西蜀子云亭。孔子云:何陋之有?”全文仅81字,却脍炙人口。作者以“山不在高”“水不在深”来比喻陋室;以“有仙则名”“有龙则灵”来歌颂陋室的“惟吾德馨”,既高雅又有哲理。随后极写陋室的内外美景、人情交往及其乐趣。“苔痕上阶绿,草色入帘青”,一绿一青,把陋室映衬得格外别致幽雅。

曾多次阅读《陋室铭》,再去安徽马鞍山市和县看看刘禹锡陋室。

陋室门前有高大的刘禹锡塑像。室内有简介:刘禹锡(772—842),字梦得,号称诗豪。唐朝贞元进士,祖籍中山(今河北省定州市),后移家洛阳。824年曾任和州刺史。他秉性耿直,志行高洁,生活简朴,为官清

廉。当时住在州署后三间简屋中。他就是在这里完成《陋室铭》后,由好友柳公权书写并刻成碑文。由于时代久远,原始石碑已不复存在。直到清乾隆四十九年,和州知州宋思仁重修陋室;民国初年又补书碑文。1987年,陋室按清朝规制重修。如今门庭上的“陋室”二字出自著名诗人臧克家手笔。室内陈列品不多,仅有仿古的一床、一桌、一椅和一琴。还有就是介绍刘禹锡诗文的图片、文章,评价其人品的对联和诗词。

再到室外转了一圈,东边是碑廊,都是历代诗人、文人、名人和书法家书写的《陋室铭》全文。东南方是高大宽敞、富丽堂皇的文庙,对比之下,更显得刘禹锡的住所之陋、之简、之素、之小。但刘禹锡只字不提陋室之“陋”,还借孔子云“何陋之有”?而不“陋”是因为自己的“德馨”。

西北处就是新开辟的陋室公园。总之,刘禹锡故居不仅是一处历史遗迹,更是后人学习和感悟其文学成就和精神境界的重要场所。陋室及公园的建筑和景观都充满了文化气息,可以在此感受到刘禹锡的诗意生活和对贫困、挫折的乐观态度。

人生的命运是一尊雕像,挫折和磨难犹如一把锋利的雕刻刀,人是用这把刀来刻画命运的雕塑家。一尊美好雕像的诞生需要经过贫困、挫折和磨难的洗礼,还需要雕刻家的坚毅、深沉和不断奋斗。刘禹锡因参加改革运动遭到打击,连续被贬往郎州、连州、夔州、和州等地23年。而他无论置身于怎样的处境,总能忘却自己的荣辱得失,没有烦恼、困惑和沮丧,却创作了《刘梦得文集》三十卷,《外集》十卷,包括《陋室铭》。

刘禹锡的诗文和他的“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;水不在深,有龙则灵”这些名言佳句流传千年百世而不衰,显示其永恒的艺术魅力!

我的“六趣斋”

◎樊晓波



改革开放以来,城乡建设突飞猛进,面貌焕然一新,居民住房条件得到极大改善。和许多人一样,我的住房也逐步改善,而最让我觉得舒心的是,我拥有了一间简易书房——六趣斋。

几十年职业生涯,大部分时间都是和文字打交道,所以很早就有一个愿望——在家里辟出一个“独立空间”,即使小一点,只要能让我安静地看看书、写点儿东西就行。然而,实现这个愿望并不容易。

我作为“无房产”在单位排队分房的名单上等了好几年。1982年,单位分给我使用面积39平方米的一个小套,我有了栖身之所,虽然高兴,但总感觉空间太小,不舒服,尤其是没个地方看书写文章。我从事的工作经常要利用晚间写作。家里地方太小,我只能在晚饭后收拾停当了,才能就着餐桌“爬格子”。这种日子延续了十多年。

20世纪90年代,我自筹部分资金换了房,多出8平方米的一小间。虽是斗室,却既要做书房,还要兼作会客室,戏称为“多功能厅”。寒窗18载累积的书籍是我的“身家性命”,每次搬家都要把十几纸箱书作为“随身宝”悉数带在身边。乔迁后虽有地方看书写作,却无处放置书架,书依然装在纸箱里,屈居在床板底下,一旦需要查阅资料,就搬进搬出,找来找去。

进入21世纪,朝思暮想有一间书房的奢望终于变成了现实——我变卖了原住房,倾囊中所有,借助房贷,购买商品,其中一间可归我专用。我和装潢师傅精心设计,沿着两面墙壁做上书架,困在纸箱里几十年的书籍也有幸重见天日,随我“解困”。经过打理,分门别类上了架。环视小小书房,我“漫卷诗书喜欲狂”,从此下班回家多了一个奔头——直接进书房看看、写写。

退休了,无事一身轻。我觉得退休生活应该过得有情趣、乐趣、志趣、谐趣、雅趣、童趣;而这“六趣”从读书、作文中或可得之,于是我把刚刚安排就绪的书房命名为“六趣斋”,并请好友帮忙做了一块镌着“六趣斋”三个绿字的铜牌。我终于如愿,有书房了!

步入老年之后,居行两便,衣食无忧,精神生活更觉充实,看书读报写文章,含饴弄孙天伦乐,走亲访友聊家常。外出归来,便径直走进我的六趣斋,翻开书本,笔下成趣。在六趣斋里,我先后写成各类文章数百篇,先后在省市各种报纸、杂志刊出,后又分别结集出版。虽然所写文字无足称道,却也让我有了一点人生的成就感。假如没有这书房,说不定我也不会写出这些文字。

偶有闲暇,我也曾在书架前检视那些陪伴了我大半辈子的各种书籍。尽管有些书页已经泛黄,有些观点也已经过时,但那些书印下了我在求知道路上探究真理、不断成长进步的脚步,记录了我从一介书生一步步走向成熟的人生轨迹,它们是我生活的见证,常常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。

有时兴之所至,我也在书房里的那张写字台上展纸研墨,自撰自书,自得其乐。记得曾草拟并书写过这样一幅字:“常念平生一书房,有房正宜著文章。斗室诚陋容六趣,舞文弄墨作书狂。”我并无厚实的书法功底,但看着自撰的句、自书的字,看着暖意融融的“六趣斋”,我心满意足。